大計類

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十三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書類

與隗囂書

竇融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為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于此

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埶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
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
非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强禦恃遠救而輕近敵
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
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弃子徼功於義何如
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
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
何自兵起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人轉於
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
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

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况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

與公孫瓚書

袁紹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爲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比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輟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懇以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爲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傑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

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泯上毒偏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發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强弱殊科衆寡異倫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北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棐諶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蜂賊以焚爇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爲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

愁唱

其忿遂至積尸爲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義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輙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強弱異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爲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桓濊貊皆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銳又東

西鮮早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墻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任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搴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耻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志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

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埊於穆
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
軍內之廣廿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
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
是聞

大都上書以忠告為主未有撫拾情事希回其聽者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孫楚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illegible]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illegible]、[illegible]、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illegible]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illegible]眛曆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illegible]、抓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止則神

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為控絃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跡疆埸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欵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

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人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陵威奮伐罙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

後以舟車

錦充於府庫夫虢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强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則千里相望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

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蹙然改容祗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荊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流星游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

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誡萬世引領
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
者必告逆耳之言知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
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白

在北齊與宗室書　　徐陵

陵白臨淮負海是謂徐州顓頊高陽世有明德自輿王啓覇無勞委劒之鋒開國承家實饗彤弓之賜其後金柯玉葉霞振雲從耆舊通人茂才多士或以天下之貴負石自沉王命之尊拂衣高蹈或熊衣雉製青組朱旗儒盛江東文高河北或復分齊處魯移魏居燕瓜瓞雖遥芳枝無遠昔有王如王莽無關控鵠之宗劉曜劉淵彌非偃龍之族又有朱家別錄邾子之苗何氏殊源韓侯之胤三烏五鹿時事無恒東郭西門遷訛非一吾宗雖廣未有駢枝咸自駒王同分

妙句可味

才子正以金衡委御玉斗宵亡胡賊憑陵中原傾覆
我則供犧牲於東國載主祏於南都二百餘年家于
楊越此則盧諶不去裴寧仍留高官燕秦遑迴鄉壤
山河有隔叙覲無緣望冀馬而增勞瞻賓鴻而永嘆
昔竇公累世光武稱其外家許都遥遠靈王思其舊
宅其言雖大可以喻小況在宗親寧無停眷比月應
雩龍星移殷鳥天明和煦體中何如願百年之老與
居多福萬石之君寒暑清豫其外族忠孝比屋連甍
信義勇於干戈詩書甘於酒醴或有漁獵三史紛綸
五經都講開黌詩生負帙邦君佇德寧無掛榻之思

州將欽風應有題車之命南陽坐嘯寄以共治東海
行歌貧其主粥渠竦不好、徒爲大言鄧禹平生、唯望
如此、若栖遲偃仰因事丘中桃果三名栗園千樹執
竿而釣徵聘不來負耒而耕公侯靡屈何其高也蓋
復休哉如脫推延或遲並問吾階緣人乏叨遣皇華
王事無淹公禮將畢既而揚都蕩覆方離獫狁之災
越界風塵復蹈輶軒之禮屏居空館多歷歲時疊犯
靈祇招延禍罰號慕無窮肝膽屠殞煩寃胸臆不自
堪居無心柰何無狀柰何自徘徊河朔亟積寒暄風
患彌留半體枯瘵折臂爲公、雖非羊祜、跛足而使、無

慙郤克囧以形如槁木心若死灰匍匐苫廬幾有蒐氣夫迷山之客遲遥響於巖崖窮海之賔望孤煙於洲嶼況乃宗均魯衛地匪燕呉車騎相望舟艫朝夕三條不遠五達非難信乃澗然遂不蒙問簪桃花之峽長避秦嬴芝草之山遥然滄海猶復漁船可入何況平途不兼旬月勞懐既積輙命行人茲望之閭遲枉歸翰儻二三兄弟能敦昭穆之詩求我漳濱幸問劉禎之疾陽春敗節並念將宜扶力爲書多不詮次

陵白

肇類

上崔相公書　劉軻

當今帝堯在上夔龍爲相犬戎新逐三晉四戰之地無梟鴉狼子是宜徼福者爭歸賀於相國某獨不敢以是心同衆人之唯唯思有以一跪吐而未果者誠以相門尊高非布衣可以私謁其或關衡石輕重非先書導誠素則無以爲也然而潛是心不爲身有所祈輸誠於相公得不以常常之心憐其持意邪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今屬兒孽新夷泰階初平天下之懸懸其心復魏文貞房梁公姚梁公宋開府致太宗玄宗故事若啼嬰兒待哺塞是望者獨相公是

以聞相公以是爲心卽房宋不攷二宗之道盡得施於上矣語不云乎雖有鎡基不如乗時自用武以來至于今日不謂無時得其時而不乗之以貞觀開元治平之勢則勢之過如發矢耳此所以爲相公惜是時之難再也且天下欲上如二宗待相公而肖之耳今相公豈不待天下之士而坐爲房宋者也又非有其時無其人人與時偕有矣豈可厚誣多士謂無一可與言房宋故事者邪昔宓不齊邑不方百里師五老而友二十八人齊桓公爲諸侯盟主有坐友三人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勞

壯夫自道

所執贄於窮閻隘巷者七十人彼一聖二賢挈下戴上非獨責成其心而天下之人故至于今稱爲聖賢況當相公首桀太平之基焉知夫有心者不磨勇養氣待相公呼而出之耳今云云論者見犬戎退邊不數十里便謂邊無可虞虜無能爲見趙魏之地久一帥易一將便謂天下無事廟堂可以高枕此豈知相公弟欲因前之無事不欲爲巍巍蕩蕩之績乎抑其聞宰相之事必以天下爲言以衡石言之豈不資天下錙銖輕重爲平準者邪以冉實言之豈不資天下水陸飛走爲滋味者邪若輕者雖有生之微豈不資

衡門之一物乎伏念自知書來耻不爲章句小說桎梏聲病之學敢希跂遐蹤切慕左丘明楊子雲司馬子長班孟堅之爲書故非居廬山亦常有述作幸當相公調元厚生之次不使一物不遂其性一夫不獲其心是寔天下褐衣之徒孤立藝進之秋也謹獻所嘗著隋監一卷右史十卷伏希樞務之暇賜一覽讀恩幸恩幸輒恐懼再拜

文正刪句

上相府書　范仲淹

仲淹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之知為身名之計乎仲淹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親亡矣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尚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今几筵之下可為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仲淹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況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

儻以終喪而止則慮廟堂之間或有功成名遂之請後賢之心有一不同則仲淹言之無及矣然聖賢之朝豈資下士之補益乎蓋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豈俟仲淹引而質之況儒者之學非王道不談仲淹敢不企仰萬一因擬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仲淹所不言也恭惟相府膺百辟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躋富壽荅先帝之靈致今上之美況聖賢存誠以萬靈爲心以萬物爲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仲淹竊覽前書見周漢之與聖賢共理

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焉其衰也亦周漢焉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聖之功豈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何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授於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憂則苦言難入天下

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姦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盤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亂與

人息肩而不敢有爲者權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聖明在上老成在右可取維持之功而忘盤固之道哉仲淹竊聆長者謂今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姦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愼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其華也杜姦雄者

元朝惟令不輕授

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仲淹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議之士衰老者爲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狥巳少壯者耻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賦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䘏游墮不禁播藝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使

宋每患此

斯人之徒爲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今朝廷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儻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錄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錄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錄事參軍則縣令中昏邁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職事官錄事參軍不甚親民爲害亦細此得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尚論薦頗多俟到銓衡別

議疇賞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初入縣令之人並可注錄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遇該恩合入前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須此數條合入者鮮然後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具理績舉充其川廣福建小處縣令可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庶從人便若此後諸處縣令特有課最可旌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載庶其宜政可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則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磐

固基本而恩之不以聽㥬蕘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又觀今之縣長鮮克盡心其或尚迎送之勞貪宴射之逸或急急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心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爲政成以教令不行爲坐鎮以移風易俗爲虛語以簡賢附勢爲知幾淸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瀆之輩非寒儒而不糾縱胥徒之姦宄恣風俗之奢僭況國家職制禁民越禮頒行已久莫能舉按使國家仁不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飡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指爲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爲掇禍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

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爲難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思其招怨謗而遠僥倖爾故知縣兩任例升同判同判兩任例升知州柰何在下之時飾身修名邀其清譽居上之後志滿才乏懲於素時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廷避怨於上移虐於下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共叔自斃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氷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以長其

惡者乎聖朝諸處郡長以贓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久爲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哉雖轉運提刑職在察訪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非至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無以激揚天下

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皇上凝命于今六載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上審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舒慘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百寮與出使之官絕書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塗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之使宜以宣慶爲名安遠聽也其

諸道知州同判耄者儒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墮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利病得以上聞未舉巡守之儀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同判之官非著顯効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比此例則天下郡政其濫鮮矣願相府爲天下生靈行之爲國家磐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天下幸甚幸甚仲淹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兩宮之聖臨軒

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往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尚舉主以勸來者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郡長既得其才然後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者何哉仲淹觀天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仲淹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庶之爲累哉蓋古者四民秦漢之下兵與緇黃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祿農有不竭力而饑工多奇器以敗度商多奇貨以亂禁兵多

冗而不給緇黃蕩而不制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衣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仲淹謂穀帛之貴由其播藝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銀之貴出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謂資兩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澤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仲淹之所能料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仲淹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眞常爲性以清淨爲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其言而況於民乎故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使諳其

鄉黨茍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請加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者勿許方遊則民之父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孿獨助孝悌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許收錄斯亦辨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軍爲常貴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雖降等級尚費資儲然國家至仁亡在存活若詔諸軍年五十以上自有資產願還鄉里

者一可聽之稍省軍資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
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廵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
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
日旋招致穀帛之計其耗萬億以仲淹觀之自京畿
向千里之間或多寇盜創置廵檢路分頗多而卒伍
至羸捕掩無效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
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況千里之內捕發非難又
使少歷星霜不致驕墮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廉使
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
內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既以開導溝洫復須舉擇令

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下被什一之稅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爲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又播藝之家古皆督責令諸道使節有勸農之名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令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

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蓺者以時以度勤者墮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之富壽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華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務爲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華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猒其德弔民者有以華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

謂舉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嗣之仲淹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敦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林之間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于入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昧指歸講議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于民上貽笑不暇責其論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有庠序列于郡國王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前代國家之不救乎聖朝之弗教乎當太平之

朝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亦猶不務耕而求穫矣今春詔下禮闈凡尚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別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信儻使程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明經義者別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興閭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敦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為邦材況州縣之用乎

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爲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貢舉之時申其墜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愼選舉敦教育之道也亦何患乏人哉儻國家行此數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鯨吞虎筮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爲不急之

務旣在承平之朝當爲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語者乎願朝廷念祖宗之艱難顧相府建風化之根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於巖穴草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召之禮以厚澆競之風國家近年巳來羔鴈弗降或有考槃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爲辱何敦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沿之則百姓受弊革之則諸司乏人將使郡謗不興衆心知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奬善之方因自簿尉兩任多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

事參軍多舉奏者許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內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釆其藝能或出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啚之類嚴革其弊高爲之防既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仲淹又謂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不衂邊不乏廩則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罔敢深入此炎漢之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邊須遠饋故戰之則衂圍之則下狄無疑畏乘虛深入

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爲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貿然已老今之壯者囂囂而未戰有名之將往往衰落豈無晚輩未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沿邊諸將不謀方略不練士卒結援弭謗固祿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豐邊廩未實罷武之際兵足食寡如乞大軍必須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驕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時廟堂之上雖有皐陶之謀伯益之賛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簣敗於疾雷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鑒豈

日不明清談之間坐受其弊盍備之弗預知之弗爲許下之戎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爲令圖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弗學苟有英傑授亦何疑且秦之火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項籍豈讀書之人哉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侯家子弟茂聞韜鈐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略歷試

邊任使其識山水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亦云盛矣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術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育將才之道也又緣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廪此則實邊郡之道也將才既育邊郡既實師戰而不衄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騷動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與

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非邊有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致足爲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與作而加意焉願相府爲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爲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絕百代之耻無使中原見親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賜管仲覇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代況皇朝之盛德乎仲淹又謂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姦雄無代無之或窮爲夜舞或起

爲鉅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爲辭幸生靈之怨弔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堅氷或戚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祿賞未均或任使未平或綱紀未修斯亦過之漸也仲淹敢小舉其漸以言之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則撓權亂法增朝廷之過啓姦雄之志易曰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緇黃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撓權之漸也可不

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
輕重姸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土木之興
久爲大蠹或謂土木之費代於帑藏□□□□之
弊故爲之而弗戒也仲淹謂帑藏之物□□□□太
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之積之說曰□□矣復有
內藏之名者所以謂軍國急難之備非諂神佞佛之
資也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霄春寧之
宮以延燎之災一夕逮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
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
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爲之惑與無狀之福豈不誤

伺詞

哉一旦有倉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雖重困生靈暴加率斂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府藏豐盈用不可竭則日者黄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禄法兵荒五代之制或職輕禄重或職重禄輕重輕之間奔兢者至夫亨之世猶患不均豈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非輕何知弊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金穀决于群胥掊克無猒取怨四海使先帝

寛財之命弗逮于民和氣屢傷豊年寡遇曾不謂之過乎亦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此職夕求他官直云假塗相與匿禍天下受弊職此之由豈朝廷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自古國之勲臣賞延于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並爲京官比於庶寮亦旣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弟謂之賞延黷亂以甚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姑息之如是耶遂使廕序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國家

患之屢有釐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矣天下豈以為然哉我相府豈惜一孺之恩不為百辟之標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懵昧四方之事況百司者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户牖咸在童孺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刓粃至足公卿之嗣懷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縉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則祿賞未均任使未平綱紀未修之類也斯弊已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為難矣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

相豈非姦雄之入伺朝廷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擾則易驚猛將謀臣威信未著況邊民尚困邊廩尚乏苟有搔動饋運所艱武備未堅狄志可騁既撓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生靈愁苦姦雄奮迅鼓舞群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昭焉非止方冊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怨姦雄不敢動者何哉五代餘民久在塗炭乍覩明盛如子得毋縱有勞役未甚曩昔此生靈所不敢怨也當其秉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如山壓

況躬擐甲冑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士如雨此姦雄所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今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仲淹又謂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未之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未之危則逆耳之言鮮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既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効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蓋佞人在矣直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勢使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

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未絕故鑒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使修省其政弼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懼于心弗修于政漸盈于禍漸絕于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國家之災由曆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弃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己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賢之用心哉願聖朝黜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至於保直臣斥佞人則兩

宮二府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僞而
堅言僞而辯試於行事人焉廋哉仲淹往日不極言
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懼
貽憂下懼失祿不幸親今亡矣朝廷或恕之則自頂
至踵皆可從其忠也又何憂乎儻相府思變其道與
國家作能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
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福在國家功在相府仲淹得與
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況盛明之代何事而
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而久未能絕一旦
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

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如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由之皇朝龍興典章一寬眞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于此中則舉執法之吏外則創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敢差者若今于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於難乎今縉紳之間多議按刑之司無益于外亦思之未深爾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絕斯民之寃恊先皇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之旣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旣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爲相府惜其時也儻疑仲淹之言求聖賢之知爲身名計則仲淹豈不能終喪之後爲

歌爲頌潤色盛德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居褒上書踰越典禮進逆耳之説求終身之弃而自置貧賤之地乎葢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爲身名之計明矣仲淹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上書論興亡之道非聖王賢相百不采一及其往也則後之史臣收於簡冊爲來代之鑒仲淹今日之言願相府采其一二爲國家天下之益不願後之史臣收于簡冊爲來代之鑒狂斐之人誅赦惟命以廟堂深嚴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各致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干犯台嚴不任戰汗激切之至

與人論諫書

杜牧

某疎愚怠惰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與士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筆和墨則冀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

迂險二字亦中諫病

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鬬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愼勿食果更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爲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廟矣上不悦張猛曰

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近者寶曆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迴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亹亹繹繹使其樂去

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
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爲下
前數月見報上拔閤下諫疏錫以幣帛儕左且遠莫
知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閤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
有據吾君聖明宜爲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抃
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
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
地宜爲吾君抃也閤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
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光世德某承閤下
之厚愛莫大於畀與時資閤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爲閤

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地日出月入皆可掃洒以復厥初某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焉作爲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爲治則爲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閤下之一疏抃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某再拜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樵嘗爲日蝕書以爲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以一咈其言而怠於諫即繼以死非其職邪孰事居其官亦嘗有意於此乎開元之間豈特諫官而後言邪苟立天子廷者皆得開口奮舌爭於上前故自貞觀已還開元之政最爲修明乃林甫舞智以固權張詐以聾上於是束羣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林甫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祕而勿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荒矣今者下無林甫遏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巳之勞如此則叙立明庭者皆得

道上是非不顧時忌劾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則不能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也官秩優而位崇者少邪今年三月上嘗欲營治國門執事尚諫罷之今者詔營廢寺以復羣髡三年之間斤斧之聲不絕度其經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國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佛寺則緘默勇其細而怯其大豈諫大夫職邪樵以爲大蠹生民者不過群髡武皇帝發憤除之冀活瘦甿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國家復欲興既除之髡以重困之將何以致民於蕃富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敢作奏書一通以明群髡

大蠹之中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輒以寓獻執事
儻以樵書爲不狂試入爲上言其畧

古今人何相似也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杜　牧

伏覩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罇俎之謀筭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蒭蕘敢陳伏希捨其狂愚一賜聽覽某大和二年爲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筭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徴兵太雜耳徧徴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爲已功小不勝則

主人先退至有燼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祗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為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溵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為寇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為天下之兵莫

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夫
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
忠義是以鄖公抱眞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
苦之軍橫折河朔强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
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
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
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
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者
秖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
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

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
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
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廻揮同列便北面稱
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遁後漸蓄姦謀養義兒
三千人日夕煦沫及父虔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
秪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胤第五釗
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
門諭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
爲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況於他謀
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

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筭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司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爲亂中義一軍初亦欝咈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全師未須中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强項徃徃辞語及溫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

爭出效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汝因劫監軍劉承階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媟一軍侵取不已張汝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汝既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衹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倅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

廷其功非細秪以張汶之故自謂不絜淋頭竟至羞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彊一百里關隘多山井泉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爲壘下窒其口高壁深壍勿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爲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鄰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反側思一自雪光聯姻戚願奮可

知六十年相讎之兵仗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荅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刋木堙井係纍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擣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秪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爲就糧山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

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用武之地莫過于此武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弼計遂以滅齊前秦符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偉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王壁城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爲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言劉稹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虜纔畢復生上黨頻相公廟筭深遠北虜即日敗亡儻使北虜至今尚存沿邊

猶須轉戰、迴顧上黨、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竊敢干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某頓首再拜

求通類

上韓太尉書

蘇軾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爲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爲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爲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爲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

此句未然

亦不止元成

恐亦非蛟龍矣

論東漢不是

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勞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脊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群起於草野相與力爲險怪驚世之行（亦非險怪）使天下豪傑奔走於其門得爲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爲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

爲富若尉則可

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耶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知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而不敢爲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爲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爲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爲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

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為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軾再拜

重與陸賓虞書　劉軻

別韶卿已逾時雖遊處讌賞不接然予心未嘗一日去韶卿也且京洛相去八百里足以絕韶卿車轍馬跡矧又自洛南而東涉淮浮江沿洄數千里安得不悒悒西望邪比予在輦下五六年始不知韶卿及知韶卿兩心始親而形骸已相遠苟未能忘情忍不酸鼻出涕為吾友之恩邪前陸掾來得韶卿書知韶卿欲屈道以從人求京兆解送知韶卿道在與否固不在首解於京兆也愚嘗謂與遊者道韶卿膚末雞髮未鶴然其心甚老朊一旦脅肩低眉與諸子爭甲乙

於縣官豈愚所謂甚老者邪韶卿曾不是思也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爲首出豈不多邪韶卿不首於是而欲首於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韶卿人聞烏有不心躬嘿禮靈冠統以待之邪夫然亦何害小伸於知巳耳不然則東國絀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俟爲展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旣得者邪豈盡爲顏子太伯伯夷然幸韶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爲不知味者也前月中兩寄狀計必有一達者過重陽嘗決策東去計韶卿無以予身遠而不予思

也勉矣自愛策名春官後當會我於眞山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覿昨又垂示東岡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與大不宜爲冗慢無勢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邪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常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客記之蓄嘗於春秋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詠非惟求以爲巳而巳亦祈以爲後來隨行者之所師稟巳而被鄉曲所薦入來京師

如此尚謂不作文

又亦思前輩達者固已有是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繫鞶出門寂寞往返其間數年卒無所得私怪之而比有相親者曰子之書宜貢于某氏某氏可以爲子之依歸矣即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有默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始朗讀而中有失字壞句不見本義者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復咨嗟故自大和七年後雖尚應舉除吉凶書及人憑倩作箋啟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尚不復作況復能學人行卷耶時獨令狐補闕最相厚歲歲爲寫出舊文納貢院既得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

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于朝揖曰八郎之友誰最
善綯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爲薦託之辭
故夏口與及第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復細意經
營述作乃命合爲夏口門人之一數耳爾後兩應科
目者又以應舉時與一裴生者善復與其挽拽不得
已而入耳前年乃爲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笑又復
懊恨周李二學士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
豈容易哉天地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
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蟲豸
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博

學宏辭者邪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
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而時脫有盡不能
知者則號博學宏辭者當其罪矣私自恐懼憂若囚
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
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亦不畏矣去年入南場作
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尋復啓與曹
主求尉于虢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而
又其家窮弟妹細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始至
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輒退去將遂脫衣置笏永夷農
牧會今太守憐之催去復任遞使不爲升斗汲汲疲

瘁低傫耳然至於文字章句愈怗息不敢驚張常自呪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忠肅之謚也而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邪豈有意邪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矣然所以拳拳而不能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爲山而有三得始其畢者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又得其近而能遠思欲窮搜極討灑豁襟抱始以往來皆皆不遂其願閒者得李生於華鄭爲我指引巖谷列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暮留止宿且相與去愈復記熟後又得吾子于邑中至其所不至者於華之山無

恨矣三人力邪今李生已得第而又爲老貴人從事雲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間吾子之文燦然成就如是我不負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人矣以是思得聚會話旣往探歷之勝至於切磋善惡分擘進趨僕此世固不待學奴婢下人指誓神佛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邪明日東去旣不得面寓書惘惘九月三日弘農尉李某頓首

訣語

上孔中丞書　石介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日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侯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隷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昔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楊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惟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侯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

本朝嘗論道統在上○宋人已言之

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子閤下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爲二帝爲三王爲兩漢爲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巳無位不能誅不能正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爲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閤下得明君有大位爲中丞逾月而未聞

有舉焉閣下在朝朝廷尚有姦臣敢在位天下蠹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舉豈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閣下閣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士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

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返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于朝爲天子獻可替否贊謀猷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閒簡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違更三大藩皆卓

然有治聲聞於天宇夾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虛位日
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
弗錄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
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黜逐纖人革故鼎
新百度修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
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
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爲某
官時忠鯁直讜謇謇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
人主知之聲名藹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

爲某官位彌高身彌貴祿厚惠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嚮之忠鯁讜直謇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爲速進之媒乎癔事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直己立于朝廷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嚚嚚實繁幸而有

責備君子良是

一君子在于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王不折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塗晚節須有渝變宜其爲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羣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敢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羣小人排毀不已無足怪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

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上王長安書

蘇洵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爲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爲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于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

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爲徒其徒相爲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于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吝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

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荅劉蒙言書　司馬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予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効龍伯高之周愼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于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

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切讀足下之文窺足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善而心服譬如窶父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于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姨姪之無以恤乘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爲歸且曰以觸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内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

如此痴呆公猶作答何其厚歟

乃獨左顧而抵于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踈先舊而後親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顧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爲

陳孟公桂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為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為文其文為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能行無所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

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佗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微生高乞醯於隣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況已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爲已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旣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稛載而往垂槖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貽諸弟砥石命　　舒元輿

昝歲吾行吳江上得亭長所貽劒心知其不莽鹵匣藏愛重未曾藝視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慘翳積蝕僅成死鐵意懣身將利器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常緘求淬磨之心於胷中數月後因過岐山下得片石如滌水色長不滿尺濶厚半之試以手磨理甚膩文甚密吾意其異石遂攜入城問於切磋工工以爲可爲砥吾遂取劒發之初數日浮埃薄落未見快意意工者相紿復就問之工曰此石至細故不能速利堅鐵但積漸發之未一月當見真貌歸如其言果覩

變化蒼慘剝落若青蛇退鱗光勁一水泳涵星斗持之切金錢三十枚皆無聲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十百倍吾因歎以爲金剛首五材及爲工人鑄爲器復得首出利物以剛質銼利苟蹔不砥礪尚與鐵無以異況質柔銼鈍而又不能砥礪當化爲糞土耳又安得與死鐵倫齒邪以此益知人之生於代苟不病盲聾音啞則五常之性全性全則豺狼燕雀亦云異矣而或公然忘棄礪名砥行之道反用狂言放情爲事蒙蒙外埃積成垢惡日不覺寤以至于戕正性賊天理生前爲造化剩物歿復與灰土俱委此豈不爲辜負

日月之光景邪吾常覩汝輩趣嚮爾誠全得天性者況夙能承順嚴訓皆解其心服食古聖人道知其必非彫斲道義自埋于偷薄之倫者然吾自于名在京城兎魄已十九晦矣知爾輩懇肯其不繼困於薪粟日丐於佗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爾輩承順供養至此亦益憂爾輩爲窮窶而斯須忘其節爲苟得眩惑而容易徇于人爲提刺牽役而造次惰其業日夜憶念心力全耗且欲書此爲戒又慮爾輩年未甚長成不深諭解今會鄧騎歸去遂寘石於書函中乃筆用砥之功以寓往意欲爾輩定持剛質晝夜淬礪

使塵埃不得閒髮而入為吾守固窮之節愼臨財之苟積習隸之業上不貽庭闈憂次不貽手足病下不貽心意媿欲三者不貽秖在爾砥之而已不關他人若砥之否也則嚮之所謂切金涵星之用又甚瑣屑安足以論之然吾固欲爾輩常置砥于左右造次顛沛必于是思之亦古人韋弦銘座之義也因書為砥石命以欲爾輩兼刻辭於其側曰

觚之鍔砥之而光人之名砥之而揚砥乎砥乎為吾之師乎仲兮季兮無墜吾命乎

終

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十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書類

諭江陵耆老書　劉蛻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為之廟世饗其讎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為不然楚人之性慓悍大能復其仇讎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忘干戈況其人之性能忘胥之能破其國家而事之乎且令江陵之人牵牛羊而祀其廟者將

祈年穀而獲凶荒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饋而虐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祠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疆有餘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上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讎父兄則胥自爲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讎乎吾以爲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寖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爲饗讎人之食而江陵何爲事讎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愧耳

與范景仁論樂書　　　司馬光

蒙示房生赤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設脫之起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赤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赤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一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設以一黍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

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稱此論以爲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繆佉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按累黍求赤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

光說亦是

可慨

所云則爲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返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則龢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巳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二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

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于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雖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為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為黃鍾之律、是則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擇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終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宜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為數者患其空積算之大煩則上下概之、

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弃之也夫律管至小而黍粒賒圓其中豈無負載痱空之處而必欲責其中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爲九寸其三分以爲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據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

可於度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三百爲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邪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𥘉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爲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爲法則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太惑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尚有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歛衽服義豈欲徒爲此譊譊也不宣光再拜白

答司馬君實論樂書　　范鎭

昨日辱書以爲鎭不當爲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憮然而懼曰鎭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四士合不適中宜獲戾於朋友也旣讀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決知庶之法是而鎭之議爲不謬則庶之法與鎭之議於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於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爲脫文以欺乎鎭也是大不然鎭豈可

欺哉示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庹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於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爲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爲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

不為冗長而反為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為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為黍積之積廣為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衛之父子君臣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邪又云古人之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三者苟云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旣知黍之於後世

可以爲尺豈不知黍之於後世亦可爲律而故於其法爲相戾乎若如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弃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弃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度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據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

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黃鍾之重施於量則由黃鍾之龠施於尺則自黃鍾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黍而爲尺邪豈得謂尺生於量邪又云度言太常樂太高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邪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之樂膚工所爲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之名爲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使得眞黍用度之法制爲律呂無

有至理

忽微之差乃黃帝之律呂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舜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后能和聲令律有四釐六毫之善以為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知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曰抱橋柱而浴者必不娟君實之議無乃為浴者類乎君實見咨不敢不為此誐誐也不宜鎮再拜

答皇甫湜書

李翱

辱書覽所寄文章辭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秪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爲愧（太受用）僕性不解諂佞復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

物耻灰泯而燼滅又無聖人爲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于後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寓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辭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烈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巳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

指韓文耶

温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踈數在辭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况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爲恥當茲得于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旣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辭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爲能不滅者不敢爲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爲本羣黨之所謂是者僕未必以爲是羣黨之所謂非者僕未必以爲非使僕書

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翺心也僕文彩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愍女揚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邪。仲尼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巳僕所爲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爲勝也天下以爲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諸名

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怪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退之館下前有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藉者誠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古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爲諒也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

著書者不可不知

囚縻錮連遭癉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弟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荊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不宜宗元頓首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元稹

郎中退之足下某與前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濟天寶中隱于衛之巘山採訪使苗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適祿山朝奏京城懇於上前求爲賓介玄宗可其奏祿山還至衛遣太守鄭遵意請山中致命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慮不得免乃僞瘖其音復隱青巘踰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僞節度使蔡希德繊刀逼召且曰或不可彊斬首來狗旣而甄生禁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其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祿山亦

終不能致慶緒繼逆虜而因之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甄生臥臣牀詣元帥府至則號撲自治代宗爲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因慙拜之受汚者莫不俯伏仰歎時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辯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褊淺選耎者之所不爲葢拂人之必難而害己之避深也況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爲公爲卿爲鴛爲鷺世變則爲蛇爲豕爲獍爲鴞者十常八九焉若甄生晃并不加

其身祿食不進其口於天寶末蕃青巖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曰不以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蓋萬一焉某嘗讀汪記闕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保崔太傅皆爲歌詩以美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及逢既長耕先人舊田於襄之宜城讀書爲文不諂州里歲謹則力穡節用以給足於親族歲穰則施餘於其隣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爲文學始就羈於吏職其聞風

既久因與之遊逢毎寃其父之名不在于史將欲抱所寃詣京師告訴司吏氏益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生僕短馬疲言約行孤將不爲驕閹之所排則權力者遲疑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厚與其游願得所寃之狀告甄生既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既而自思淬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并愚且僭也然詡笑之暇幸垂察焉不宣某再拜

答元稹侍御書　　韓愈

某月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爲瘖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汚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巳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跡存諸史事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眞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

阮旌逢濟
又兒其父

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嘗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勁筆多幽思

與阮步兵書　伏義

義白葢聞建功立勳者必以聖賢爲本樂眞養性者必以榮名爲主若弃聖背賢則不離乎狂狷凌榮起名則不免乎窮辱故自生民以來同此圍例雖歷百代業不易綱譬如大道徒以奔趨遲疾定其駑良舉足向路揔趨一也然流名震響非實不著而抱實之竒非人不寶貴德保身非禮不成伏禮之矩非勤不彜是使薄於實而爭名者或因飾虛以自矜愼於禮而莫持者或因倨怠以自外其自矜也必關闔晻曖以示之不測之量其自外也必排擢禮俗以見其不

羇之逵又有滑稽之士糅於其間浮沉不一際暨相亂或使時人莫能早分推其大歸綜之行事徒可力極一噱觀盡崇朝遭濤世邪則將吹其噓以露其實値其鬧耶則將矜其貌以疑其樸從此觀之治大而見遺不如資小而必集出俗而見削不如入檢而必令驟聽論者洋溢之聲雖未傾盇其情如舊然重牆難極管短幽窗觀容相額所執各異或謂吾子英才秀發邈與世玄而經緯之氣有蹇缺矣或謂吾子知不黜凡器無限與而陶變以眩流俗善子者欲斤斲以拒撲惡子者欲抽鍵以驚空虛無承此聲未嘗不

開精斥運放思天淵欲爲吾子廣推與異端求所安
也益自生民之性受氣之源好惡大歸不得相遠君
子猶名而不顧亦有慕名以爲顯夫名利者揔人之
綱集衢之門也出此有爲於義未聞吾子若欲逆取
順守及時行志則當矜而莫疑以速民望若欲娛情
養神不厚於俗則當浩然恣意唯樂是治今觀其規
時則行巳無育德之身報門無慕業之客察其樂則
食無方丈之肴室無傾城之色徒泄泄以疑世爲奇
縱體爲逸執此不回既以惟矣且人非金石不可剖
練設使至寶戢在子身疑於國寶爲不得行天官雖

博無偏駮之任王道雖寬無縱逸之流苟無其分則爲身害教賊怨布天下以此略之殆恐攻害其至無日安坐難保而聞吾子乃長嘯慷慨悲涕滂湲又或拊腹大笑騰目高視形性恢張動與世乖抗風立矦蔑若無人儻獨奇變逸運漸在於此將以神接虛交異物所亂使之然也夫智之清者貴其知運而不憂德之懿者善其持冲以守滿就其爲憂必發於見孤孤不自孤而怨時也就其持滿必起於見崇崇不自崇而驕世也行來之議又傳吾子雅性博古篤意文學積書盈房無不燭覽目厭義藻口飽道潤俯詠仰

數術若純儒然開闔之節不制於禮動靜之度不羈於俗凡諮詠善之則教慈於父兄惡之則言醜於讐敵未有慈其教而不修其事醜其言而樂其業者也古人稱竊簡寫律踞厠讀書誦之可悼深怪達者之行其象若莊周淮南東方之徒皆投跡敎外放恩太玄其大言異旨殆自謂能廻天維擧地絡觀持世之極摠得物之宗仰天獨唱與世爭黨乃謂生爲勞役而不能無身以當論謂財爲穢累而不能割賄以見譏由是觀之其欝怨於不得故假無欲以自通愆惰於人檢故殊聖人以自大尼此數者尚皆奇才異略

命世蹈起徒以昔昏俗亂實沉幽夜而性放蕩不一萎致國寶之責庶其不然而況吾子志非遁世世無所適驎驥苟修天雲可據動則不能龍攄虎超罔機伊霍靜則不能珠潛璧匿連迹巢光言無定端行不純軌虛盡年時以自疑外豈異乎韓子所爲無施之馬骨體雖美懿牽縮不隨者哉且禁士之志也遇世險巇則憂在將命值世太淸則憤於匿頴欲其世平而有騁足之塲時安而有役智之局方今大魏興隆皇衢淸敞台府之門割石索賓以吳蜀二虜巢窟未破長筭之士所當奮力可謂器與運會不卜而行今

其時矣向使吾子才足蓋世思能横出何能不囿大師韜敵之變陳孫子廟勝之策使烽燧不起於四垂羽檄不施於中夏定勳立事撫國寧民而飽食安臥囊懸室罄力牵於役財彫於賦養生之具亂於細民爲壯士者豈能然乎若居其勞而不知病其事則經緯之氣乏之矣若病其事而不能爲其醫則鍼石之巧淺矣今吾子擢才達德則無毛遂頴脱之勢剪跡滅光則無四皓岳立之高豐家富室則無陶朱貨殖之利延年益壽則無松喬蟬蛻之變總論吾子所歸義無所出然衆論雲擾僉稱大異其疑夫欝氣之下必有

祕伏重輿之內必有積寶雖無顏氏之妙思覩恍惚之迹雖無鍾子之達樂聞山林之音想亦不隱才穎於肝膈而不揚之於清觀任賢知於骨氣而不播之於高聽且明智之爲物猶泉流之吐潤固不於挹酌而爲損舍佇而增益也張儀之志激於見劫季路晚悟滯在持滿是以不嫌盡言究其良苦想必勃然承聲響發若乃羣能獨踊無以應唱懸機待時不能觸物則不達於談者所謂挾祖奕以守要際閉虛門以示不測者也昔輪扁不能言微於其弟伯樂不能語妙於其子此葢智術之曲撓非道理之正例自古有

不可及之人未有不可聞之業有不可料之徵未有不可稱之略幸以竭示所志若變通卓逸孖得天符言發恍然邈在世表則將爲吾子謝物輸力因風自釋渫筆附紳諮所未悟庶足存弟子之一隅伏羲白

報書其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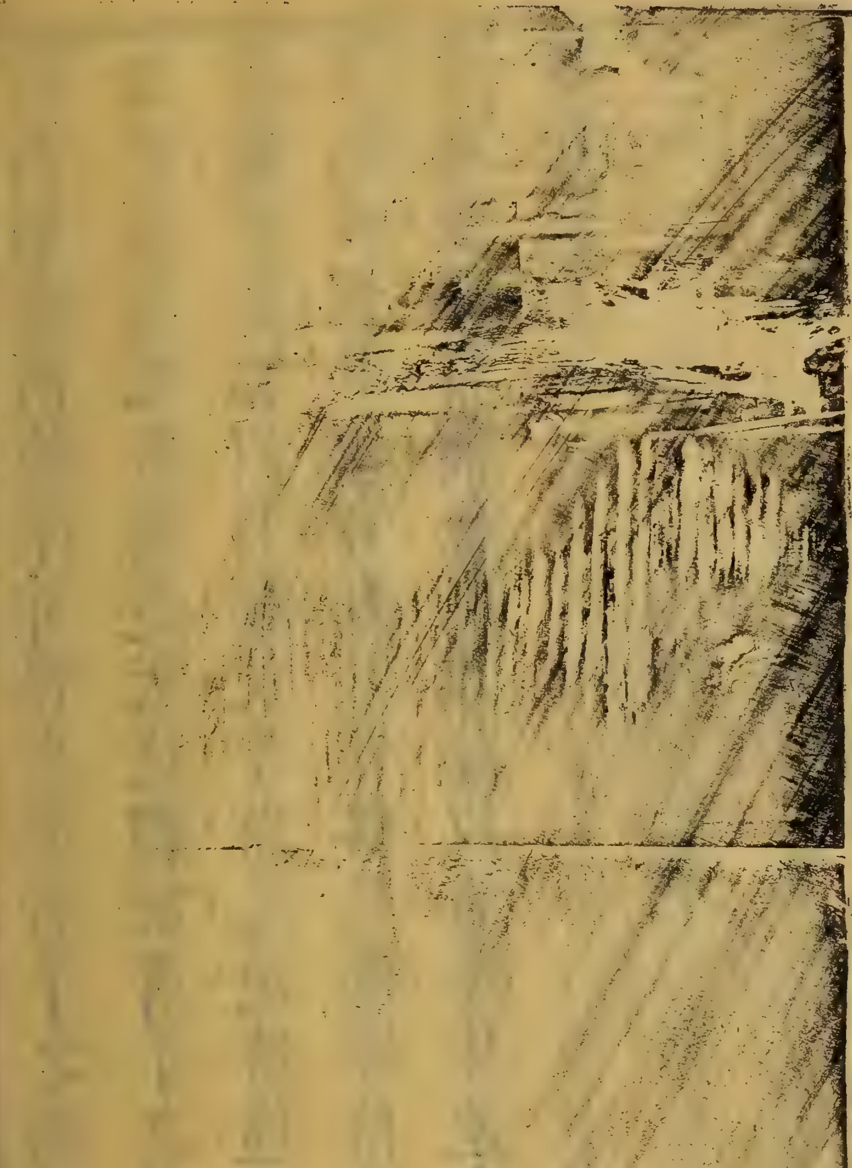
答伏義書　阮籍

籍白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其巔四濱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別無毛分所能論哉且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入維不足以暢迹促節則無間足以從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瑑垂所不能解也然則弘修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器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眞之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舛異鸞鳳凌雲漢以舞翼鳩鴳悅蓬林以翱翔螭浮入濵以濯鱗鼈娛行潦

而羣遊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綱以籠世豈樽樽以入罔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通檢若艮運未協神機無准則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精舉於玄區之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躍踸踔陵忽慌從容與道化同逌逍遥與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變及英祇以等化上乎無上下乎無下居乎無室出乎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摠玄綱於大極撫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寄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無不聞略無不

迂濶

稱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觀吾子之趣欲銜頓城之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擬膚寸之檢勞王躬以役物守臊穢以自畢洗牛跡之浥薄偪河漢之無根其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略之懸踰信大道之弘幽且局步於常衢無爲思遠以自愁比連疹憒力喻不多阮藉白



冕無文章之耆其精覃及兩

答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聖人之教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養才而萬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古者陳詩以觀人風君子之風仁義是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逮德下衰風雅不作形似豔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廢豔麗而工君子恥之此文之

病也嗟乎天下之才少久矣文意之氣衰甚矣風俗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教不興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氣從壯得衰從衰得老從老得死沉綿而去終身不悟非良醫孰能知之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雖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則病不能無病故無病則氣生氣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後可以鼓天下之動此養才之道也在足下他日行之如老夫之文不近於道老夫之氣

已至於衰老夫之心不復能勇三者無矣又安得見
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斯不能必矣晁
自

答韋中立書

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
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
意吾子自京都來蠻夷閒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
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尚不敢況敢爲
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已下
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輒譁笑之以爲狂人
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
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爲言詞愈
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西如是

吠日

吠雪

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巳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旣自以爲蜀之日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亦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夜滞吾耳搔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

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不獨欠爲人之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邪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

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觀子氣色誠好惡如何也今書來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爲炳炳烺烺務采色衒聲音而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

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邪果非邪有取乎抑無

取乎吾子幸覩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

啓類

上武侍極啓二首　　王勃

某啓某某聞玄螭掩耀光銷赤堇之芒白鶴催輝影滅青胡之寶由是紫氛霄耿指牛漢而忘歸丹水神迷道驪泉而罔悔其有龍文巳遠輕圖剸兕之功魚目濫持自疑璽虵之色循榮覽分朝聞夕可君侯締華椒閣肅寵芝扃槳貂晃於金軒藻龜章於王署月開鸞鏡懐精鑑以分形霜湛虬鍾蘊希聲而待物吞九溟於筆海若控牛涔抗五岳於詞峯如臨蟻垤馳魂霧谷忻逢紫岫之英驛思霞丘佇接青田之響某北

巖曲藝東皐下節攀翰苑而思齊儔文風而立至迹疲千里未陪丹轂之遊葉弃三英尚隔黃衣之夢謹憑洪賃輾錄舊文輕敢上呈列之如右涓波有託望日谷以馳誠鍾皷無施伏雷門而假息謹啓

二

某啓某昨不緣媒紹輕承眄飾祇寵相驚俯仰無地何則循方極弊尚虧風雨之間撫翼濡鱗猶失江湖之上況乎九天鵬術一代龍門榮枯舛致山川在目而可以追騰白日忘言於咫尺之書干突青雲投跡於尋常之境徒以北林增秀弱翰知歸東壑流謙纖

鰭未已神交道合君侯昭片善之榮千載一時下走得長鳴之所是用謬憑高奬曲撰蕪音游海無際過雷自讋雖黃金激憤指秦路而方窮蒼璧懸恩伏焦原而未遠謹啓

可錄

謝館職啓　　秦觀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寵靈既逮愧懼實深伏念觀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榮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祗取謗傷之速亟從引避幾至顛躋褒未就於衮華惡已成於瘡痏三朞之內王尊乍佞而乍賢七年之中魯田一與而一奪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腼復靦顏以居未能投劾而去日期沙汰分絶進升豈期積

日以累勞輙亦逢年而遇合東緼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懲羨吹虀尚慮譴訶之及竊觀前史具見鄙悰西屬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此蓋伏遇其官道欲濟時仁能錫類始憐貧女稍分秦璧之光終念波臣爲激越江之水矧茲奇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已之方爲國士報君之義千金弊帚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鉛刀或冀事功之可立

謝中書舍人啓　　蘇軾

起於既所未及朞年擢置周行遽參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爲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得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揚綰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稜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寛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

搜求儁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耻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弃材少而學文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碩於青黃爨下無心於宫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薦履禁嚴殊非素望此盖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爲蓍蔡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上令狐相公詩啓　　元稹

某啓某初不好文章徒以仕無他技强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爲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摘芻蕘塵黷尊重竊承相公直於廊廟間道某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踊慙忝無地某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今十餘年矣閑誕無事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何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諷達者有之詞直氣麤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間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庳格力不揚

元白亦近
綺靡固宜
引過

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湘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傚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詞皆自謂爲元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湘間爲詩者復相倣傚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復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自謂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

雅之由往往歸咎於其嘗以爲彫蟲小事不足自明聞相公記憶累旬已來實懼糞土之墻庇以大廈便不復推讓實爲版築者之誤輒敢撰寫古體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又一百首合爲五卷奉啓跪陳或希搆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欒櫨榱桷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邅迴不爲無用矣詞旨瑣劣冒瀆尊嚴俯伏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死罪

投知類

錬字錬句可法

為張周封上楊相公啓　李商隱

某啓某聞不祥之金大冶所惡自衒之士明時不容斯實格言足為垂訓然或頷蓮伯樂但服鹽車聽屬鍾期不調絲綺皐壤搖落老大傷悲同劉勝之寒蟬效子綦之枯木則亦跡歸棄世行闕揚名某價乏琳瑯譽輕鄉曲粗霑科第薄涉藝文錐不穎於囊中本竟深於山上淹留蓮幕棲託戎麾揷羽佩鞬從相公於關右束書載筆隨校尉於河源自北徂南巳秋復夏心驚於急弦勁矢目斷於高足要津而又永念弊廬空餘喬木月中桂樹遠媿於幽人日暮柴車莫追

於傲吏將鬚理鬢霜雪呈姿弔影飂音煙霞絶想徒以相公遠敦世故容在恩門存趙氏之孤受梁玉之禮竿將濫吹石有黍瓊咳唾隨風㸌琳成飾追惟疇曩曾是逢迎蜀郡登文翁之堂上國醉曹黍之酒吹嘘力盡撫愛形顔雖以捧承莫能銜戴況許之高選光彼官情以曲臺之任用猶輕憲署之發揮方盛仍期官牒不越歲時今則節邁白藏侯臨玄律鶩雖戀主馬亦嘶風郭伋還州尚不欺於童子文侯校獵寧爽約於虞人苟四時之信是孚亦一諾之恩斯及況自元和已後公侯冢嫡卿士子孫輿之同時歷然可

數莫不翔踰鳥道泳出龍津或並命南臺或迭居青瑣金朱照耀軒蓋追隨其雖忝伊人亦惟華胄比王謝之子弟誠有重輕在嵇呂之交朋夙嘗連接而獨分光隣女貸潤監河野鶴天麟絕比倫於朝右髯叅短簿困擬議於軍前竊聽重言嘗輿深嘆是以願馳蹇步誓奉光塵儻或厮錯薪之斯翹詠歸荑於自牧少窺上路試睨重霄擊水三千暫隨鵬運澄流十二兒使魚勞猶能賛叙燮調謳謌鎔範庶無雅拜以累於君公不使繁聲見憂於仲子心懷右席夢結邊城寓尺牘而畏達空函寫丹誠而慙非健筆仰望恩顧

下情無任拳戀感激惶懼之至

為賀拔員外上李相公啓　李商隱

某啓某聞被彩飾於無用之姿斯須或可垂休光於不報之地始卒攸難至有馬瘦而尚報輕軒蕭弊而猶存華幄推仁則極備用無聞雖有切於戀思且自量其涯分嗚呼某者今甚類焉翰柔莫申語苦難聽聊憑牋素用寫肺腸伏惟少彝尊顏猥賜披省某伏思早歲仰累深知龍尾貽譏敢通交弁牛心前啗實媿時才世故推遷年華荏苒葭灰檀火屢變於寒暄靈濟泥涇遂分於清濁羇離管札僶俛絃歌名汙柳營顏慙花縣竟以千金乏產三逕無歸初服莫從迷

津丞問屬者伏幸相公羹梅調味川檝濟時起塌翼於衡風活枯鱗於亂轍登諸蘭署轄彼芸籤臺閣移文語薛夏而無取東南才子並張率以何能未報前叨旋承後顧版圖被召花幕分榮牧駑駘於皁棧之中刻蚣蝑於樂懸之上勢高足跌道泰身屯未竭私誠已嬰沉痼況某素無靈氣夙昧攝生乏單豹養內之功闕王吉實下之效湫底莫適節宣失中然猶深願待年少醇厚德三醫畢訪百藥皆投竟非無妄之災莫見有瘳之候瀕於九死負彼十旬取變則頻加寒必痢髮寧支弁帶不成圍謝述心虛方茲未遽田

光精竭比此猶強豈可尚占職員但尸俸入久塵物議且速殘骸況相公職統簿違時登衆寡任崇接比務繫孤終職是賓僚豈宜虛曠固不可不私微物曲降深慈憫將盡於桑榆妨得材於杞梓是以推枕輿感攝衾占辭願申歛跡之期以贖曠官之咎祇聽裁旨用息兢惶必也舊履流恩遺簪結念恤以孀孤非少婚嫁未終不使衰羸便辭祿仕致于外地睎以末光未乖念錄之仁稍減憂懸之累亞尹諸州別乘近郊負荷無羞饘餬有繼則猶冀逢十全之藝延一日之生重發門墻再就延埴是所願也非敢望也詞多

力殆感極涕繁避席承言未卜曹參之侍封函杼款

畏遺殷浩之誠瞻望清光實動寬守伏惟特賜優察

止好至此

爲舉人上翰林蕭侍郎啓　李商隱

某啓某聞師曠之琴不鼓之則無以召玄鶴楊羲之石不用之即無以聘應龍物既有之言亦由是伏惟侍郎學士絪緼降秀翕闢資華天上比方但有文星粗爾人間議擬未將泰華爲煞爰自妙齡遂肩名輩當時人物何戢唯劾於褚公邐日風流杜乂難方於衛玠加以弘成與石郭璞傳毫漁水儻來皆逢藻繪荆峯若至只有璆琳合沓縑緗縱橫筆硯三都作序不勞皇甫士安萬乘爲僚只有東方曼倩況從近歲且有外虞傅介子在樓蘭國中奇功未就班仲叔於

玉門關外、報命猶賒、雖太平之業已隆而震耀之威
尚作侍郎又綢繆武帳客匆皇圍九地九天之兵寧
因舊學七縱七擒之術固已玄通用視草之工解按
劒之怒手為天馬、心繪國圖、九重之中、暫煩前箸、萬
里之外、輙敢銜東、位誠在於論思功已叅於鎮撫圖
書之府卑鳥之司伊咎懸遺悵之誠夔説貽妨賢之
媿載惟後命夫豈踰時抑其又聞之昔管仲經邦賓
客有三周公待士吐握皆三邴丞相之車茵、寧彈醉
客、平津侯之賓館、不礙布衣、並脂粉簡編冠纓圖史
後之披卷皆若昇堂侍郎美譽滂流高節彌折搢紳

者成市躡蹻者如雲此乃前賢後賢不殊軌轍往哲來哲非異門墻縱燕有黃金之臺齊爲碣石之館料其陳宇必已荒蕪若某者陋若左思醜同王粲鬚眉不及於崔琰腰腹無預於鄭玄若值庭蘭固多慙德如逢巖電不望齊名重以惠劣禰生專非董氏姝顏回之易鑄若宰我之難雕徒欲萬卷咸披且乏五行俱下叨從歲賦勉致文編户户醬瓿唯聞見辱人人齏臼不肯謬題再困於魚登一慙於鵑序然天付直氣家傳義方雖在顓蒙不苟述作廣絕交之論抑有吉焉移太常之書非無爲也頃者曾干閽侍獲拜堂

皇既容納之有加遂希望之茲甚爾後以毛傷崇彈
鱗損在鈎按刺不遷險喁無瑕既垂受教便以經時
今孝秀員來風霜已積秦人屢出自欲焚舟楚卒數
奔誰教援旆是以更持魚目當夜肆以沽諸復挈豚
蹄祝天時之未已義誠多媿志亦可憐儻蒙猶枉鉛
華更施丹雘俾其恩地不在他門雖不及釆掾備枝
梧於大廈亦庶乎梯米增流衍於神倉與夫九九之
能猶或萬萬相遠誠深詞切聲急響煩仰郭泰之龜
龍望仲尼之日月濡毫伏紙億萬常心于冒尊威伏
用戰灼謹啓

上宰相啓二首　温庭筠

某聞日麗于天洪纖必及月離于畢枯槁皆蘇斯則推括無私彰于大信苟闗於宰匠咸仰以生成其或潤接西郊流金未巳光承北陸豐蔀猶深則亦分偹窮人甘爲棄物歲華超越京洛風塵忽爾號咷固非阮籍泫然沾灑不爲楊朱畧忘覰冒之辜惟以衾衿爲主伏念三餘蕳墮六尺伶俜臨濟輝華昔懸陳榻洛陽覊旅今造膺門巳驚於自棄流根敢望於哀多益寡但以謝家故墅事屬臨川陸氏先疇名遷好畤同氣雖均於昭泰連枝或累於榮枯是以更就洪鈞

來呈鎖質雖戴逵之弟志尚無聞而何準之兄恩輝巳遍豈宜苟希河潤更望餘波投驥尾以容身執豚蹄而望歲然則迹同永予質異山郎梓柱雲楣獨居蝸舍綺襦紈袴巳臥牛衣若乃清旦問安長筵稱壽貂璫必集少長俱來膏沐之餘則飛蓬作鬢銀簧之末則青草爲袍莫不顧影苞羞塡膺茹歎儻或王庭辨貴許厠九疑京縣坐曹令懸五色校於同列忝越彝章則衞館孤遺常聞出涕山陽舊曲不獨傷心誓將居必在勤行惟鞭後潛知寄託所望於江州必効忠貞得酧於吏部無任惶懼之至

二

某聞仁祖秉流先知彥伯張憑植榑盤値劉惔豈惟俄頃遭逢抑亦初終汲引當其羈遊臨汝旅泊丹徒遐思謦欬之音杳絶烟雲之路苟無直道將委窮途何異於懸水揚音九弄有潺湲之曲嚴霜戒節兩彎含清越之儀某融襟蟻術濫跡龍門三千子之聲塵魯參講席十七年之鉛槧夙預玄圖而性禀半癡機無兩可牧羌羝而寡術舉舜鳳以無緣使何準之兄皆爲杞梓戴逵之弟獨守蓬茅至於詞華辛勤儒林積習自期燕笥不媿秦臺伏以楢瓮周輅輪轅虞琴

節奏早振經邦之業果敷華國之姿伊尹安危本同於兆庶淵源行止必繫於興衰既而放跡戎軒遺榮畫室劉尹秣陵之柳尚有清風邵公陝服之棠空留美蔭竊聞謹詠即付樞衡是以負笈趨塵贏粮載路願奏書於台席思撰屨於侯門儻張禹尊高猶爲戴榮説禮鄭玄嚴毅便令服膺聞詩敢嘆朝饑誠甘夕飧加以旅途勞止末路蕭條不無悽惻之懷豈只羈離爲主仰瞻旌棨如望蓬瀛不任懇迫之至

爲人上裴相公啓　　　　　　　　溫庭筠

某聞瘦馬依風悲皆感土秋鷹厲吻鋭即投人能知豢養之恩已卜歸飛之兆是以臺卿瀝墾先告孫賓越石棲身惟親晏子觀賢達始終之趣察古今行止之規必有良知願諧依託某伶俜弱植焦悴孤根闕林無濵水之文官路乏茸陵之黨每持踈拙久謝紛華旣而曳履侯門經時不遇牽裾憲府越月而昇九衢獨愧於迷津五省纔霑於掌庚相公初締鄭棟甫潤殷林寧知蕞陋之姿首在陶甄之列拔於郎吏委在絃歌元日縱囚殊無異政清晨捺賊未報殊恩豈期

遽露情誠猶煩皷鑄近者私門集疊同氣貽災孀幼流離關河緬邈淚變萇弘之血髮同園客之絲萬里魂銷孤燈弔影蓋生人之大痛行路之同悲泉壤長辭何緣取決人琴併絕不得申哀端居則有愧簪纓乞告而會無事例又以孔懷酷遠先塋非遥永言龜告之期遂在蟈鳴之月儻解其所任棄彼私心絕緬冐於官曹獲優游於教義孤誠所願九死如歸其或念以艱虞難於罷免亦有虛閑散秩不滯於幽微終鮮之悲無慙於顯晦伏增衰迫懇欵之至

投憲公啓

温庭筠

某聞古者窮士求知孤臣薦拔或三歲未嘗交語或一言便許忘年奇偶之間彼何相遠則運租船上便獲甄才避雨林中俄聞話弄此又無由自致不介而親者也某洛水諸生甘林下黨曾游大學不識承宮偶到離庭始逢仲舉懸蘆照字編葦爲資遂竊科名纔沾祿賜常恐澗中孤石終無得地之期風末微姿未卜棲身之所侍郎議合機衡望逼台衡每叙群才嘗推直道昨者攝齊丘里撰刺膺門伏蒙清誨垂私温言假煦内惟孤賤忽被輝華覺短羽之陵飈佀窮

鱗之得水今者方祇下邑又隔嚴扃誰謂避秦翻同去魯停見漢朝朱博由憲長以登庸願同晉室徐寧因縣僚而遷次下情無任

上學士舍人啓第二　温庭筠

某步類壽陵文慙渙水登高能賦本乏材華獨立聞詩空遵詰道在蜀郡而惟希狗監泝河流而未及龍門常歎美玉在山但揚異彩更恐崇蘭被逕每隔殊溱徒自沉埋誰能攀礩一旦彫於斂手佩以幽襟免使琳懋寧貽蕙歎潛虞末路未有良期今乃受薦神州争雄墨客空持硯席莫職津塗既而臨汝運租先逢謝尚丹陽傳教取覔張憑輝華居何準之前名第在冉耕之列俄生藻繡便出泥沙誰言獻輅車軨先期畢命猶懼吹竿樂府未稱知音儻更念毛輶終恩

翼長贖彼在途之厄仍遺生芻䏶於鳴坂之勞兼貽半菽平生企望終始依投不任感恩于冐之至

孝士類然

投禮部鄭員外啓　羅隱

某啓某前月十八日輙以所薦惡文上干嚴重尋嬰疾劣遂曠門墻伏以皎鏡無私雖容屢照醫門多病應倦施功忍隨翔鳥之姿更望不龜之術某滄州捨釣紫陌迷塵徒欲信書不能知命道薄而魚腮易曝計踈而鳥脛難加所以甯戚叩歌不惟長夜魏舒對策近至中年冄胥無獨上之期雙鬢有相輕之色而員外芝田養秀桂苑摛華口裏雌黃旋成典故塵中薙白早避風流敢因誘善之初仰冀嘘枯之便儻一摛華陰之土聊拭蘇文則數升涇水之泥永依清濟

謹啓

謝崔舍人啓

羅隱

某啓某鏤氷伎短緣木計疎去年舍人俯念竆迷猥垂慰薦竟以粱危易折氣俗難醫負塵尾之高譚困龍津之駭浪雖懷感激長抱憂慙今月八日見某官伏知德水迴波重霑涸鮒靈丹減粒巳救傷蛇當谷鸎刷羽之秋是薄鶚窺粱之日豈謂舍人未容祈禱遽賜保明樹立孤株栽培弱蔓跪聽而淚霑胸臆仰承而背負丘山而況俗漸輕訛時交勢利或朝遊夕處或貴族業宗至于取事之時與能之際猶須必成桃李方許扶持若某者跡未及蕭階陳榻之塵目未

覩梟閤栖梧之瑞門寒於光逸命薄於黔婁繼[illegible]委曲所私其枀纖毫無取必舍人知其殺青廣業二紀于茲晉白倚門一生顒望乃施陰德以俟歸心言念徘徊不知所處謹啓

投河南于常侍啓　羅隱

某啓、某聞淮王鍊跡於眞仙、含靈盡去、鄒從移暄於寒谷、衆卉皆芳、豈羽毛可從於霓旌、豈凋枿盡關於葭律、蓋以至道無遺於一物、殊私必及於群生、某嘗佩斯言、詩陳丹懇、間者豹藏不穩、魚躍無成、浼山谷啓事之書、累王衍雌黃之口、捫天莫及、蹐地輿慙、向浮世以傷懷、捐勞生而自喟、光陰不駐、齒髮漸高、當家貧親老之時、是失路亡羊之日、淚將欲盡、口不敢開、直以非漢代之簪裾、困晉朝之流品、物棄雖逃於芻狗、孤寒竟陷於蟲沙、所以仰蟾桂之高高、恐無仙

骨覩盛著之歛歛忽有凝心竊希常侍從來許與之言作此攻張之計俾其七郡與奏一官致之於彝參短簿之間責之以駑馬鉛刀之用所冀內資骨肉外鏊筋骸但繫受恩何須及第必若矜憐薄伎尚闕前途則科號二三篇判稱六部早嘗留意頗亦留人齊今晨禱祝之詞爲異日覬覦之路情雖可恕借亦堪誅對膠柱以軫懷顧漆身而在此謹啓

投鄭尚書啓　羅隱

某啓某前月某日輒以所爲讒書一通貢于客次尚書俯憐羇旅遽賜霑濡旣受厚恩則宜前去然而疆境有牽於感慨風烟或軫於追思所以公子亭邊重噓懦氣候羸關畔再轉危腸何昔時有殉義之人而今日無亥恩之士輒復更弾馮鋏上指膺門某也江左孤根關中滯氣强學早亡其皮骨趨時久困於風塵福星不照於命宮旅火但焚其生計徘徊末路惆悵危途覽八行之詔書空仰聖人在上詠吾言之章句未知游子何之與言而幾至銷蒐至袂而自然流

涕尚書蘊稷弃臯夔之事業負卿軻遷固之文章入則藻鏡氷壺品量人物出則油幢瑞節控御山河固已藏雷於伺蟄之時待夢於驅羊之際苟有一物未登其所一夫不遂其懷亦宜上下聰明旁提憫惻儻武王行之雖黃借潤仲尼之日月迴光則其人也三千里之別離免爲虛滯十五年之勤苦永有所歸發自門闌百生知感謹啓

投顧端公啓

顧雲

某啓某聞三吳詞苑不乏之家聲兩晉儒林非無祖德洎風流寖薄簪紱漸稀將闡吾宗獨付全德不依華宇更託何門某遠泝涓流寒林一葉學由耕石才實鏤冰爰自隨計遐方觀光上國難沽聲價易掇羇愁出谷風高先摧弱羽登門浪急預返窮鱗伏念一擲魚竿四環星管華髮灑倚門之淚遠書開隔歲之緘而又曾棄關繻空歸未得已隨律桂捨此何之今則漸偏春期將臨試藝彎弧乏勇睇鵠增憂伏以端公三翁德服儒流言爲詁訓美枯有術肉骨多方儻蒙

少借餘波微迴誕說當見長房之竹亦可爲龍則知莊叟之魚終能化羽輕瀆尊聽伏積憂惶延望音塵不勝翹企

投殷院韋侍御啓　　顧雲

某啓某聞干時妄動君子不為小智大謀兵家所忌進憂狂狷退耻敗亡詳觀躁靜之機爰弈軍戎之事聊因牋簡假喻師徒冀憑殷氏之函用代秦庭之泣某名同膠柱用等鉛刀不思量力而行竊欲爭鋒而進洎焚舟學海決戰名場忠甲不堅心城匪固兩經先榜但潰楚師再犯終塲亦班齊騎雄鋒鈌落銳志消磨執金鼓以無因送降旗而不暇李陵矢盡項籍兵窮歸漢懷慚還吳失計所以重噓懦氣再奮空拳欲罷不能既蘇復上將欲戒嚴文陣蹂躪議圖贖孟

明奔命之辜雪曹沫敗軍之辱而我師甚寡彼敵尚强未暇爭衡空憂失律持疑不進掉鞅難前先懷納款之誠欲有乞師之志伏以侍御身弓落鴈心劍剸犀儒圍中軍翰林盟主揮五色筆爲諸侯師出奇於文苑之中二南衡壁決勝於粉闈之內七子輿櫬儻蒙盖以奇兵濟之餘勇旁麾義櫓遠借雲梯使武庫戈矛皆爲我旅文山草木盡作王師苟無必勝之功甘受後期之責塵冗清聽伏積憂惶謹啓

投户部鄭員外啓　　顧雲

某啓某聞栁文暢之遇王融、初因雅韻、劉嗣芳之逢沈約實自片辭、或兩句可嘉、或一篇堪奬、則題於團扇寫在郊居、遂使西邸流芳、南朝溢美、時名愈大、紙價彌高、今也故事具存、清風盡在、每因投卷、竊賀伊人雖有負於斯文、幸遭逢其至鑒、若某者學姝半豹藝愧全牛、懃無經濟之文、空有悲哀之賦、投竿魚浦遂跡龍津、無一時暫廢討論、無一日敢忘索課、誠不足揄揚大政、感動知音、比於雕蟲爲文、烏跡成字、雖無關至理、亦粗有可觀、輒敢編錄荒蕪、輕塵裁鑒、禽

中一鶚冀文擧之明知嶽底雙龍庶茂先之必識儻或氷壺借潤水鏡分光如其積玉之名示以鑑金之譽一日三復非敢望於休文拂席易衣竊有期於謝混仲尼墻峻元禮門深非因咫尺之書難寫依投之懇絃哀柱促言切詞繁先其妄進之嗤然受自媒之責干犯明德伏積兢懟謹啓

下第後每苦寂寂得此志

謝下第後使人存問啓　顧雲

某啓某聞收爐枝於烈焰必假良知出埋刃於重泉當資至鑒苟非精識孰測神功葢由六律五音固應難審靈鋒寶鍔或未易知某不善守株妄修通刺爰從前歲秋抄去年冬初累貢菲詞上干藻鑑實以仙凡阻越流品懸殊天上程遥人間信斷在塵寰而視望空有精誠向雲路以存思寧通夢想近者以龍門阻浪鶯谷摧枝鱗鬣傷殘羽翰零落懷鄉莊舄正苦越吟去國鐘儀方悲楚奏誰言否極忽有泰來前日某官委訪窮居曲傳芳訊側聆尊旨跪聽玉音竊聞

風旨亦羅温同亦可悲也

俯降咨嗟深垂憫惻初疑夢覺終謂風傳方當退鷁之時忽得攀龍之便伏以學士優游仙苑泛泳天潢覆錦高眠入花磚而讓寵含香視草五色筆以懸神況鏤鼎冉思調前籌待運起骸有術肉骨多方儻蒙列在衆賓致之下舍曉彈長鋏不空効其歌魚夜取珍裘竊欲借於狗盜下情無任攀望依託感激之至謹

啓

投西邊節度使啓　　顧　雲

某啓某聞天列將星國分戎律必命英傑以專統臨故入則掌驍衛而主親兵爲王心膂出則驅隼旟而駕熊軾分國土田苟非敵號萬人謀通七德孰副擁旄之選仍當注意之求伏以尚書勇冠山西聲聞隴右九天九地之法夜受於神姝金箱金櫃之書曉傳於靈叟故得按劒龍吼彎弧鴈驚使夷落無喧干戈盡偃邊烽息焰寒柝沉聲爲天子之長城斷匈奴之右臂加以文通三變學洞九流郭璞神毫每通於夢想羅含彩羽素貯於心誠時或月滿青樓風清畫閣

謝玄暉之理郡不廢謳吟杜元凱之禦戎何妨講讀而文政惟師古恩切字人利刀一揮亂繩皆理佇見鳳銜仙詔豹製牙旗長驅十乘之驍雄福致一方之黎庶遐瞻寵渥不越秋冬綦稷下儒生天涯客子遠攜書劍來拜旆旗識馬援之鬚眉見太初之禮樂頻叨前席屢聽玄談憂一夫不濟其生恥一物不登其所義形顏色煦發襟靈因敢覼縷血誠輕塵藻鑑必希恩察少賜知憐其射鵠無功亡羊有恨妻敬之衣裘屢弊張儀之頰舌何爲至於草織衡門雪封陋巷蛙鳴竈底魚躍釜中然猶講樹未休書篋不已潛修

此道以俟明時春初將謁朱門卜行上國著言利見龜告叶從徑趨沙漠而來直指旌旗之下盡披肝膈布在牋毫事逼丹誠言多直致志同鄰女止希蘇代之餘光身類鮒魚惟冀莊周之一勺干犯淸重無任兢惶謹啓

上翰林劉侍郎啓

顧雲

某聞皎鏡當懸無疲屢照華鐘在簴不阻頻鏗其有飾貌前來橫庭直進思投朗鑒願聽洪音孔室高深前達仲由之懇羊門峻阻難傳趙壹之懷所以載託牋毫用爲紹介某吳門鈎者闕里儒徒捨詹何獨繭之綸學羊子雕蟲之技慕顓孫之干祿効車子之聚螢西過許昌空吟景福東游鄒魯欲擬靈光時或風入楚臺雪飛梁苑偶然成詠忽爾盈篇是用歷韓鄭之門庭學楊衡之刺謁刻舟琢木未擬造蹤鑿枘攻堅難方齟齬以致兩臨文陣俱挫筆鋒東郭先生將

逃濫吹步兵校尉、欲泣窮途、然亦默默聽時謹頗聞通論以爲蔡中郎之未顧則竹葉柯亭張司空之見知則劍辭圓室以時方濟會物有窮通須因甄藻之時冀别沉淪之所求諸作者不在他人是以其月日輙貢非詞上于英眄以侍郎學士作時儀鳳爲國元龜學海波瀾常融沉鑿情由龔畝曾稔耕耘屬詞則麗藻恒春、視草則文星鎮動、言能振蟄、勢可燃灰、儻蒙垂一顧之恩出陸沉之所平生進退決在指縱干犯清嚴無任惶懼企望之至謹啓

上鹽鐵路綱判官啓　　顧雲

其間積塊爲龍猶能致雨攻堅作鳥亦善因風此皆出自巧心營於斂手被之鱗甲假以毛羽纔離土木之形便達陰陽之理當其入用猶或濟時況其跡忝人曹名殊物類瞻雲望畢粗識晦明指月看箕常知動息實以曾親筐篋強學進趨人非冠玉之儀賦乏披砂之譽澗松遲茂隴葉難芳重趨孟門再困先浪以至萍漂陸海蓬轉九衢犬子生涯惟餘四壁楊雄家產不過十金猶然桀驁自強草玄無怠克己惟修其直道潛心將候於已知必有英賢寧無濟會自叨

將陋唱再黷冲襟螢邇太陽敢言芒耀鮒游滄海方愧瑕微豈期俯惻湮沉深垂汲引吐丹青於金口誇姓字於同心榮耀既多鐫銘倍切今則俯臨文陣方假詞鋒失水多虞傷弦易怯輙披肝肺更訴融明倘蒙少借餘光微均美蔭庶使因風託便不謝於冥鴻假霧成斑無慙於隱豹塵黷清鑒無任攀望延佇憂懼之至謹啓

杜公有文
陣而徵重

上白相公啓

杜牧

某啓伏惟相公上佐聖主獨專魁柄封殖良善修整紀綱練群臣謹百職考功績覈名實大張公室盡閉私門盛德大功直筆實光於簡冊清節細行祝史不愧於神明天下望之爲準繩朝廷倚之爲依據畢公克勤小物周公煥發大猷丙吉陋按吏於公庭表安不錮人於聖代衛將軍有常揖之客張子孺無謝恩之人吉甫率由舊章魏相能明故事房杜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巳長格物姚梁公先有司修舊法下位各得言其志百司各得盡其材求於古人之賢皆集相

公之德如以尺量刀解粉布墨畫小大銖黍九罔尖缺各盡其分皆當其任是以庶人不議鄉校無言天下欣欣若更生者自此黃髮之老待哺之子不見兵戈不離抱撫淸廟之祭四夷來助蒼生之願百志皆成顒顒萬方實懸斯望其遠守僻左無因起居但採風謠亦能歌詠無任攀戀激切之至謹啓

爲崔從事寄尚書彭城公啓　李商隱

福啓福聞雀辭楊館常懷資篋之恩鷰別張巢永結雕梁之戀推誠況物某有類焉始者尚書睎髮丹山騰身紫府曉趨清禁則瓊樹一枝夜直黃闈則金釭二等人寰莫見塵路難逢而某志在諱窮勇於永盃輙下皁隸自露葬封寶肆迴腸只期和氏醫門投足永念倉公果蒙愍彼顓愚濫爲題品勾萌始達依周囿以揚翹滴瀝纔分託靈光而振響遥轉短羽騤化窮鱗每欲陶冶肺肝耕耘筆硯粗調宮徵以謝陽秋而義有多塗情非一槩辭煩轉野意窘彌睽雖途逭

如韓遂之書反覆類葛洪之紙終無髣髴可得端倪去歲洛陽獲陪良宴頻趨絳帳崇坐青氈況聞懇拒台階請從藩屏舉郄超之幕晝數阮瑀之軍書懸以嘉招形於善詎何言違阻復賀光陰潼水千波巴山萬嶂接漏天之露雨隔嶓冢之烟霜皓月圓時樹有何依之鵲悲風起處巖無不斷之猿煎鬻義之初心軫懷仁之勁氣竊惟秦鏡當察衛桃一睠伏承擁節浚郊建牙隨岸將求捧幣申好裂裳就塗接枚叟之餘光奉鄒生之末座又伏慮旋登殷夢俄奉周畋徵詔已行拜塵無及徘徊失措欝悒誰聊么也華榻長

懸簡書無廢卽劄任安之席堪哂無罔隻田叔之鈴可嗟非攄伏惟愼安寢膳勉護興居早秉信圭速調大鼎至於禱祝實倍等倫半菽思貽於神倉一勺願掇於靈海道之云遠更開殷浩之函書不盡言重灑楊朱之淚攀戀感激不知所裁伏惟俯賜監照謹啓



終